

沈亚作品集



叶罗

十九岁的她充满了对前途的憧憬
世界的舞台在她脚下，似乎垂手可得……

20

中国戏剧出版社

2247.57-51

11:20

821190

叶 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亚作品集、台湾沈亚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12

ISBN7-104-01156-0

I. 沈… II. 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62245 号

图字:01—2001—2902 号

沈亚作品集: 叶罗 沈亚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中山市新华印刷厂 印刷

512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ISBN7-104-01156-0/I·472 全套 38 册 定价:372.40 元

本册:9.80 元

作者简介

沈亚本名陈淑玲，沈亚是她从事写作以后起的笔名。

提起沈亚这个名字读者也许觉得陌生，但说起电视连续剧《戏说慈禧》也许就不陌生了。《戏说慈禧》在台湾播映时，许多家庭都备有一本电视小说《戏说慈禧》，作者就是沈亚。

沈亚是地地道道的本土人，籍贯台北县，1959年10月6日生辰，10月6日是属于天秤座，所以她自称是天秤座女子，她的经历并不很复杂，当过电视台造型设计和编剧，她目前的职业是自由文学工作者，发表过的作品有《人鱼座女子》等三十几部长篇小說，以及《戏说慈禧》《爱到深处》等电视小说。

电视小说是沈亚的偶得之作，她真正拿手的还是爱情小说，一套感性系列洋洋洒洒，已出了二十五部，三四百万言，在这一系列中，包含着三种不同风格的爱情小说，一种是以《狩猎情人》为代表的“惊悚爱情小说”包括《银翼天使》、《失落的羽翼》、《火神之舞》等。另一个风格的作品——魔幻爱情小说。《斑蝶》、《妖精新娘》就是比较突出的作品。

第三种类型是纯正的爱情小说，像《叶罗》、《血沼泽之恋》、《魔翼下的风》、《风神的女儿》等等。

无论感情的危机也好，情绪的跌宕也好，友谊与爱情密织的罗网，使读者不得不随沈亚的笔去感同身受。这就是沈亚的魅力，与其他女作家的爱情小说比，沈亚的爱情小说每一部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相对比席绢要显沉重，比于晴要显深沉，是否如作者所言，那就要读者自己去体会了。

如果说作品有年龄段，有读者群的话，那么我认为席绢属于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于晴属于成熟一些的人们，而沈亚作品的读者涵面要超出上两位作家的年龄段，文化层次更高一些，那样理解才更准确，更深刻。

第一章

十一年前 法国香榭大道

幽雅而且充满浪漫气息的音乐流转在街道旁的露天咖啡座里,这里仿佛是个豪华的渡口,熙来攘往的人潮背负着不同的理想和志向聚集在此。

有人把渡口当成终点站,也有人只是在渡口稍作休息,准备走更远的路,奔向更灿烂的天涯。

对叶罗来说,她是属于后者,巴黎是每个服装界新生儿一生的梦想,所以她来了,所不同的是这里对她而言只是个渡口,当她学完该学的,她将会再度启程。

她是个把梦想握在手中的人。

十九岁的她充满了对前途的憧憬、乐观,而且毫不怯懦,世界的舞台在她的脚下伸展,一切似乎皆垂手可得。

她的人生完美得无可挑剔!

最重要的是她并不孤独,进了服装学院的第一天,她便结识了纪天扬。

他的温柔、体贴和那股睥睨天下的才气深深扣住了她的心。

他们一起画服装画,设计走在潮流尖端的服饰,谈论每一个设计师的作品,在纪天扬的调教之下,叶罗原本稚嫩的笔触在短短的时间内转为风格独具的新派。

· 叶 罗 ·

在那一群留学生里，叶罗的年纪最小，却堪以与公认最有前程的纪天扬并驾其趋，成了一对令人艳羡的金童玉女。

纪天扬丝毫不在意叶罗的才气已有凌驾他之上的趋势，反而对她更加的娇宠，轻怜蜜意得仿佛爱护他的小妻子。

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叶罗。”

“嗯？她头也不抬，只是吱唔了一声算是回答；在夕阳的金光下，她正忙着补捉那一袭袭穿梭在人期间的服饰。

她的室友——甜蜜可人的安蜜，手指绕着她亮丽的金发。

那是她紧张犹豫时特有的动作，但叶罗太专注于她的画，甚至没开口问她有什么事。

“我今天看到 TenYang 哩。”

“嗯。”

“他和 Cor! Lee 在一起。”

她画完最后一笔，将画本拿在跟前仔细的审视。“那很正常啊！他们是同班同学嘛！”

如果将裙摆去掉通俗的荷叶边，然后再加上线条的细折的话，也许会更好，她挑剔的想着，啜了一口渐冷的咖啡，将画本交给安蜜：“你觉得呢？”

安蜜看了一眼，却没有开口，这和她一向多话的性格不符。

叶罗有些奇怪地瞅着她：“怎么啦？你觉得不好？其实我也觉得荷叶边太俗气了，应该——”

“叶!”

和安蜜同住半年多,这是她第一次开口打断她的话,叶罗终于正视她:“你有话要告诉我?”

她反而迟疑了,望着天边渐褪的彩霞不安了好一会儿才支支吾吾的开口:“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到底是什么事?”她开始不耐。

安蜜将脸低下,几乎埋进咖啡杯里:“我今天早上看见 TenYang 巾从 Carol 的房间里出来……”

这就像有人告诉白雪公主她的白马王子其实只是个骗徒强盗一样的可笑。

她笑不出来。

心中流转着上千个替他辩白的理由。“你大概看错了,要不然就是天扬云找她有什么事吧!”

“不是这样的!”安蜜大叫,在典雅的空气中显得焦促,她连忙降低了她的声音:“不是这样的!”

叶罗心中所有流转的念头瞬间停顿下来。

她审视安蜜那张突然变得令人憎恶的脸,像审视一个残缺的艺术品一样:“那不然是怎么样?”

法国女郎在她的审视下有些不安,口吻也怯懦了许多:“我——我们一直——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告诉你——可是今天我看到——看到他们在一起从房间走出来——”她清澈、饱含同情的双眸注视着叶罗:“我觉得不该再瞒着你。”

阴影一点一滴的从安蜜的眼中传递到她的心里……

“TenYang 和 Carol 在一起已经很久了,在你来之前他们一直是情人,Carol 还打掉过一个孩子——”

“那又怎么样?!”她坚决的反驳:“那都是过去的事

· 叶 罗 ·

了，每个人都有过去，我不在乎这个！”

安蜜怜悯地望着她：“再不久 TenYang 和 Carol 就要离开了，Carol 家里很有钱，她会资助 Ten Yang 开一家公司——他们从来就没有分手过。”

她想大笑！

原以为是有个不存在的第三者介入，到现在她竟然发觉她才是那个第三者！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喜欢你，不想看你伤心，但是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今天这种地步……”

这是什么论调？

因为怕她伤心而宁愿她往火里跳？

叶罗望着安蜜愧疚的面孔，想起她数度在外留宿，每次回来安蜜都是欲言又止——

“叶罗？”她怯生生的轻拉她的手。

她想都不想的抽回自己冰冷的手站了起来：“我不信！你说谎！”

安蜜沉默地望着她，眼神中再度布满着怜悯与同情。她痛恨那种眼神！

痛恨她说的每一句话！

痛恨她硬生生地将她的生活彻底摧毁！

叶罗丢下几张钞票，甚至没再望她一眼，抱了满怀的书便踉踉跄跄地奔向日落。

“叶罗”安蜜大叫着起身，没有追上去。只见她一转身，穿入一条巷中，不久便失去了身影。

安蜜有些黯然地重新坐了下来。

一个女人自咖啡店中走了出来，在叶罗刚刚坐过的椅子上坐定：“谢谢你！”

“我觉得这样做不太好。”她忐忑不安地回答。

女人取下她的墨镜：“你只是把事实告诉她而已，反正她早晚也要知道的，由你这里知道说不定还会好一点。”

安蜜凝望女人美丽的面孔：“你就那么爱他？不惜用这种手段？！”

“我并没有用什么手段，TenYang 和我一直没有分手是事实，昨夜他和我在一起也是事实，TenYang 自己无法取舍，我只好用这个方法来替他取舍。事业是男人的生命，而爱情是女人的生命，我并不认为我做错什么。”

“但你却伤害了叶！”

“你认为 TenYang 会选择她吗？有能力帮助他的人是我，他早晚会奶白这一点，到时造成的伤害会更大！”

安蜜轻叹口气：“你是对的！”

她们全都明白纪天扬有多么希望有自己的事业。

他是个很有野心的男人。

晚霞已完全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面夜的薄纱。

香榭大道上灯火辉煌，照亮着这个迷人的城市。

世界原本就有黑暗与光明的一面，在璀璨的灯火下也有着汹涌的暗潮——冲击在每个年轻的心中。



她或许是年轻些，但她并不无知。

怀疑与伤痛的种子虽然已经萌芽，但在她还不确定事实的真相之前，她不会让它们茁壮。

她当然不是泼妇或者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女人，可是

· 叶 罗 ·

她愤怒！

叶罗的怒火常凶猛得足以烧毁一切。

她绝不会让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场三流的连续剧！她这样告诉自己。

所以她的自制力全数出动，将狂猛的怒焰压抑着。她等待着的，是一盆清凉的水——或是将化为灰烬的人。

坐在纪天扬的小屋子里，她将过去半年来的一切楚的重播在她的脑海里。

他的豪情、他的柔情和他无懈可击的谈吐、风度——

她献出的一切——她的爱情、她的身体和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席之地——

无数个日子他们在一起，无数个夜晚他们互慰异乡的寂寞。

十九岁的每一个记忆都有他的眼、他的唇和他的爱……

爱？

这种东西真的存在吗？

她感觉自己像个寻宝的人，倾尽家产跋涉千山万水，到头来站在宝洞的门口，上面只写着：哈！哈！你这个大傻瓜！

受骗的感觉是那么尖锐、那么痛楚，仿佛一把薄薄的利刃划开了她的心，所有的真情全踩碎在地上，她甚至分不清楚该如何收回……

“叶罗？”

房间的灯突然大亮，纪天扬俊朗挺拔的身影讶异地立在门口：“你怎么来了？”

她眨眨眼，让自己适应明亮的灯光：“有一些事想问

你。”

他微微一笑，笑容比房内的灯火更加明亮——怎么去相信他是个坏人呢？坏人不该都是丑陋得附有标记的吗？

而他俊朗挺拔得像个最佳模特儿，有张天使般漂亮的脸孔，又怎么会有一颗恶魔的心？

“想问我什么？”

叶罗凝视他，眼眶蓦然温热起来。

如果是事实呢？

她可以在心里大喊一百次不可能，却无法否认她的怀疑，如果他承认了，她该怎么办？

纪天扬关心地拉张椅子坐在她的面前，拉起她冰冷的手：“到底怎么啦？你不舒服吗？”

她摇摇头，视线凝在他修长好看的手上，他的手好看得几乎不像是双男人的手：“……你是不是和 Carol 在一起？”

纪天扬微微一愣，手也僵硬了起来。

她悲哀地收回自己的手。

原来这是事实——

“你从哪里听来的？”

“那很重要吗？”

他站了起来，背脊僵得仿佛石柱，站在窗口的身影充满了愤怒和不安。

他有什么好愤怒的？

遭到背叛的是我啊！他凭什么一副饱受侵犯的样子？叶罗缩在床上的身影动了动，反应变得迟钝了。

仿佛一场大梦，自梦中醒来，发觉原来一切都是假

· 叶 罗 ·

的，刹时什么感觉都再也不值得信任。

我和她以前是情人，但现在不再是了；自从我有了你之后，我和她就只单纯是一对朋友，我不知道是谁告诉你那些荒谬的话，但我希望你相信我。”

“那你为什么不看着我说话？”

他缓缓转过身来，英俊的脸上写满怒气：“你不相信我！”

“你今天早上和她一起从房里出来？”

短暂的愕然闪过他的眼。她发现了！刚燃起的一丝火苗迅速熄灭，所有的感官都尖叫着要求相信，她的眼却透露着悲伤。

“我没和她做什么！”

“为什么要骗我！”

纪天扬暴怒地吼道：“我没有！”他冲到她的面前摇着她的肩：“要我怎么说你才会相信？我真的没和她做什么！”

“那你进她的房间做什么？”

“我——喝醉了！”

她的长发全都散成一把凌乱的青丝，覆着她的眼，泪水濡湿了她的脸：“为什么要骗我？你喝醉了为什么会在她的房间！”

“因为她找我去喝酒。”

“差劲的谎言！”

“是真的！她昨晚找我去喝酒，我和她分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一直想和我言归和好，但我已经爱上你了，怎么可能还和她在一起，昨晚她说如果我不去她就要自杀，我没有办法

“那你刚刚在生气什么？”

“我——”

“你在气我终于知道了对不对？你在生气你以为天衣无缝还是有人看到了对不对？你在气你的戏已经演不下去了对不对！”

每一句话都是沉痛的指控，每一句话都是从最深处呐喊出来的忠告。

他突然无言以对了。

叶罗推开他，自床上下来，哽咽地穿好鞋子。

她不打算哭的，原先她只打算像电视上一样洒脱的将事情弄明白，然后更潇洒的告诉他：我不在乎！

而不是像个傻女人一样哭哭啼啼的，将自己弄得像个受骗的傻瓜。

“叶罗——”

她用力摇头，咬着下唇阻止自己破碎的呜咽。

“你听我说，事情不是像你想的那样，我可以解释——”

“不要解释了！事实就是事实，她可以帮你建立事业，但我不打算当你的地下情妇！”

纪天扬倏地拉着她的手：“别这样！我们可以一起解决的！我真的爱你！你要相信我！”

她抬起伤痕斑斑的脸：“你是爱我，可是还没有爱得足以放弃 Carol 家的财富，她可以让你少奋斗十年，而你对我的爱还不足以支撑你抵御那种诱惑。”

“我承认我曾经迷惑过，但现在我想清楚了，我不会再迷惑下去。”纪天扬拭去她的泪水：“相信我！”

她无言以对。

· 叶 罗 ·

该如何去衡量一个人的真心？如何去分辨真伪？

人的生命中毕竟没有一面诚实的魔镜。

他的眼眸那样深情，那样清澈地肯定，似乎无言的恳求着她的谅解。

她爱他。

爱应该是经得起考验的，不是吗？

叶罗终于点点头。

“这才对！”他微笑，轻轻吻去她的泪水，蝴蝶般的吻悄悄地落在她的唇上，温柔的涤去她心中所有的疑虑。

激情像是一面魔网，在小小的房间中撒下了看不见的轻喃咒语，相契的身影渐渐无可自拔……

“TenYang! TenYang! 你在吗？快出来，我有话告诉你！”Carol清脆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迷蒙中叶罗感到身上一阵凉意，天扬已自她的身上爬起，替她拉好了衣衫，用颤抖的手扣着自己的衣扣。

“天扬？”

“TenYang! 你在不在？我爸爸来了！”

她自床上坐起，不可置信的瞪视着他。

听到 Carol 的声音竟足以使他自激情中脱身？

纪天扬歉然地望着她：“我——我很抱歉——”

“抱歉什么？”她又哭又笑地：“抱歉你没侵犯我？抱歉你紧急刹车？还是抱歉你的诱惑又回来了？”

“叶罗——”他为难的拨弄着自己凌乱的头发：“我——我一下就回来了——这是早先就和 Carol 约好的，我不能失约……”他倏地的轻拉她的手：“你能了解的对不对？”

她不知该赏他一巴掌或是赏自己一巴掌！

女人啊！你真的是天下第一等的大白痴！

她竟然会相信他的话！

她竟然会相信他那双俊眼中写的是一种海枯石烂的承诺——

“叶罗——”他有些着急了，因为 Carol 已经威胁着他如果不开门她就要走了。

叶罗大笑，笑得眼泪直流，笑得痛彻心肺：“我了解！我当然了解！我了解到我会恨你一辈子！”

她抓起自己的外套，用力打开门，再也没回头望一眼！只留下淡淡的余香萦绕在纪天扬的鼻端和 Carol 讶笑失笑的脸上。



“我们真的要走了吗？”

叶罗掠掠自己短得不能再短的头发，仍不太习惯颈后凉飕飕的感觉。

她含笑鼓励地望着跟前十七岁，看起来却才像个十五岁的女孩：“后悔吗？”

秦雪农有些犹豫和不安。

活了十七年，这是她第一次踏出法国，而且此去千里迢迢，或许她永远都不会再见到自己的家园——

想起暴君似的父亲，冷霜似的母亲，背叛的情人——她用力摇摇头：“不！”

叶罗微笑。和雪农认识半年多，这是她最肯定的时刻！雪农的过去是阴暗的，她的家、她的父母和她的未婚夫全都把她当成了瓷娃娃一般地操纵着。她是她唯一的

· 叶 罗 ·

朋友，这次回国，雪农决定带她一起走。

在秦雪农柔美的外表下也有着一颗钢铁般的心！

“沈刚呢？”

“他去放行李了。”

高大的男子快步走到她们的身边，露出一个腼腆的笑容：“都弄好了。”

“你决定跟我们一起走吗！”

他毫不犹豫地用力点头。

叶罗赞赏地微笑，沈刚长相十足阳刚，身高将近一九〇，这在东方人里相当少见，但他是个不善表达的本讷男子。

每次雪农和叶罗见面，他总是随行在侧，恭敬有礼的和她们保持一段距离，却从未离开过她们的视线。

从雪农的口中，她知道沈刚是秦家管家的儿子，和雪农、雪航（雪农的孪生哥哥，比雪农早二年离家出走）一起长大，俨然是他们的保镖和护卫。

叶罗十分喜欢这二个新朋友，他们没有心机，不会耍诈，只是单纯的信任她。

他们的心中都有伤痛，法国对他们来说都是伤心地，所以他们将一起飞向另一个远离此处的国度。

机场的扩音器开始广播请旅客们登机。

“走吧！该上飞机了。”

“三个人各怀心事的走向登机门。

“叶罗！”纪天扬的呼喊自身后传来。”

尽管机场人声鼎沸，她丝毫不误的听见他、感觉到他的气息——这使她更加痛恨自己的无用。

“别走！求你！”

她含泪伫足，雪农和沈刚望着她，脸上有着无措。

纪天扬站在登机门口，狼狈的身影模糊得只是一片灰影。

他们是相爱的！

真的！她为他付出了一切，却无法忍受他的背叛。

“我爱你！”他声嘶力竭地大喊。

“我也爱你！”她轻声回答，转过头来和他相对。

她的决心，在他眸中的哀求不断冲激下，逐渐动摇。

“叶罗？”雪农轻轻拉她：“你要不要走？”

“我——”

Carol 急促穿过人群，来到纪天扬的身边。

纪天扬并没有推开她，反而和她争执着什么似的。

这使她一咬牙，头也不回地登上飞机。

“叶罗！”



飞机渐去渐远，叶罗含着泪，心淌着一滴一滴的鲜血，破碎得已不像一颗少女的心了。

望着云层，她似乎看见纪天扬灰色的身影，站在塔台的高处，朝她无奈又痛苦的吼着他年轻的爱恋。

财富和爱情。

他无法取舍任何一样。

而她是无法忍受残缺的生命。

曾经辉煌灿烂的十九岁就这样划下了句点。

句点之后，将是另一个开始，然而她知道，她的青春已在此地挥霍息尽。